

# 原型范畴视角下“绿”语义的认知解读

贾改琴

**摘要:**“绿”作为汉语中的基本颜色词之一,从隋唐沿用至今。“绿”的语义由最初的颜色义不断扩展丰富,现在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多义词。以原型范畴理论为研究视角,分析“绿”由“青黄色”的原型义项向“通行、快捷”义、“环保、健康”义、“卑微、卑贱”义等边缘义项扩展过程中的深层认知理据性原因,得知范畴特化和隐喻演变等对“绿”语义扩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词义扩展中范畴结构保持稳定性的主要原因在于词义原型的稳固性。

**关键词:**“绿”的语义;原型范畴;家族相似性;隐喻演变;范畴特化

**作者简介:**贾改琴,女,讲师,文学博士。(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,浙江 杭州,310018)

**中图分类号:**H13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8-6552(2017)03-0136-06

语言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程度的体现。人类对世界中绚丽色彩的认知体现在了语言的颜色词系统中。语言中颜色词的发展是进化式和有序的:黑/白>红>黄/蓝/绿>粉/橙/灰/紫。基本颜色词的语义范畴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,共经历了四个阶段,即:以物代色—以物比色—抽象化或符号化—隐喻化。<sup>[1]</sup>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,颜色词除了表示事物的颜色之外,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还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,带有鲜明的民族和文化特色。

本文主要讨论基本颜色词“绿”的词义演变情况。对“绿”语义的研究目前大都集中在“绿”的义位结构分析、词义变化及其所体现的英汉文化的对比分析等方面,如李蓉(2007),<sup>[2]</sup>王春磊、杨蕾(2009),<sup>[3]</sup>黄林慧(2009),<sup>[4]</sup>丁道勇(2011),<sup>[5]</sup>吴建设(2012),<sup>[6]</sup>桂永霞(2013)<sup>[7]</sup>等的研究成果。而从原型范畴的角度来解释“绿”词义演变机制的相关研究还很少看到,“但根据 Geeraerts(1992, 1997)的说法,如果我们站在认知立场上,用原型范畴来解释词汇意义,那么词义发展过程中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共存就可以得到最好的解释”。<sup>[8]</sup>

## 一、原型范畴理论

为了认知万千世界,我们必然要对事物进行分类。范畴就是人类对外界事物进行主观概括和类属划分的认知结果,但范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和固定的外延,它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不断调整。

那么范畴怎么划定?范畴成员又怎么确定呢?哲学家维特根斯坦(L. Wiittenstein)提出了家族相似性理论(Family Resemblance Theory)。该理论认为,范畴成员是以某一特定方式相互联系的,它们不必拥有定义该范畴的所有属性,但各个范畴成立的基础是成员间至少存在一个共同属性,即成员间的属性相似性。正如 Rosch 和 Mervis 所述:“每个项目与一个或多个其他项目,有至少一个,也可能是几个共有的成分,但是没有或者很少几个成分是为全部项目所共有的。”<sup>[9]</sup>

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 Rosch 通过关于“图形、颜色、鸟”等范畴的实验提出了“原型”(prototype)概念。<sup>[10][11]</sup>她认为,属性是范畴结构的主要部分。“认知范畴的原型成员指的是拥有最多的

与这一范畴的其他成员的共同属性，而拥有最少的与相邻范畴的成员同现的属性。”<sup>[8](35)</sup>所以，原型就是“范畴的最好样本”、“范畴成员身份最清晰实例”、“一个类别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”或者“中心和典型成员”。<sup>[12][13]</sup>如“知更鸟”和“麻雀”完全拥有整个属性集束，它们就可以看做是“鸟”范畴的原型，也是最好样本。

20世纪80年代，Lakoff和Taylor对此作了更深层次的研究，进一步发展了原型理论（prototype theory），提出可用理想化的认知模式（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，简称ICM）来解释原型范畴，强调了范畴化过程中人的主观认知能力和想象力。他们认为，“原型”和“范畴”都是人类的认知活动，语言中的范畴都有原型范畴。颜色范畴也一样，它不是任意固定的，而是固定在焦点颜色上的。而焦点色具有特殊的感知—认知的显著性，这种显著性可能独立于语言之外，并反映了人类感知机制的生理学上的某些方面。词义范畴也一样，一个多义词有原型义项和边缘义项之分，词义范畴就是围绕着原型义项不断向外扩展而逐步形成的。

## 二、“绿”的语义

汉语中的颜色词“绿”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，但直到隋唐两宋时期，它才作为常用的基本颜色词出现在各种文献当中。<sup>[6](13-14)</sup>“绿”也是Belin和kay在1969年进行的Munsell色卡实验中收集的近20种语言的基本颜色词之一。<sup>[14]</sup>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，“绿”被解释为：“象草和树叶茂盛时的颜色，蓝颜料和黄颜料混合即成为这种颜色。”<sup>[15]</sup>例如：绿叶、绿地、绿茸茸、……这是一种“借物呈色”的描述方式。如：那醉人的绿呀，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……（选自朱自清《绿》）

根据张旺熹的研究，颜色词一般以一定的客体为依托。<sup>[16]</sup>而“绿”最多的依托为植物，如橄榄绿、苹果绿、茶绿、苔藓绿、豆绿等；还依托于玉石，如松石绿、石绿、水晶绿、墨石绿等。还有一些非典型的表示层次性的依托，如深绿、灰绿、暗绿、青绿、淡绿、碧绿等。

“绿”的本义与现代汉语中的解释相似。《说文解字》中写道：绿，帛青黄色也，从糸录声。《广韵》解释道：“绿，青黄色。”例如：绿兮衣兮，绿衣黄裹。（《诗经·邶风·绿衣》）“绿”在古代还指乌黑色，古诗词中常用来形容头发。<sup>[17]</sup>最典型的的就是杜牧在《阿房宫赋》中写道的：“绿云扰扰，梳晓鬟也。”这里的“绿云”就是指乌黑的头发。此外，还有“绿鬓”，指乌黑而光亮的鬓发，引申为青春年少的容颜；“绿媛”，指黑头发的美女等。但随着语言的发展和词义的调整，“乌黑色”这个义项没有被沿用下来。因此，本文主要关注“绿”最常用的基本义，即“青黄色”这一义项。它也是发展出其它引申义项的原型义项。

结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释义，“绿”的边缘义项（也称作“引申义项”）主要包括如下几种：（1）指简便、安全、快捷的途径或渠道，如“‘绿’色通道”；（2）生命力，活力，希望，如“绿洲”；（3）符合环保要求，无公害、无污染的，如“绿色食品”；（4）卑微，卑贱，如“绿帽子”。

## 三、“绿”语义的范畴特化

从原型范畴理论的角度来看，“词义的演变被描写为泛化、特化、比喻用法”。<sup>[8](356)</sup>语义范畴特化是词汇演变的三种基本类型之一。词语的语义原型是一个范畴集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认知能力的变化，这个范畴集中的某个义项或者义素被特定化，从而以此为中心引申出其它的边缘义项，这便是范畴特化。不管是哪种演变类型，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该词的原型范畴结构。

### （一）“绿”语义的原型范畴

“绿”的原型义项为“青黄色”。人类认知经过了一个以物代色、以物比色的过程。“绿”原型语义的认知当初也是借助于“草、树、菜”等原色。所以在人类最初的认知模型中，“绿”的原型义项所

对应的外延范畴很多,我们称之为“绿”的范畴家族,可用图表示如下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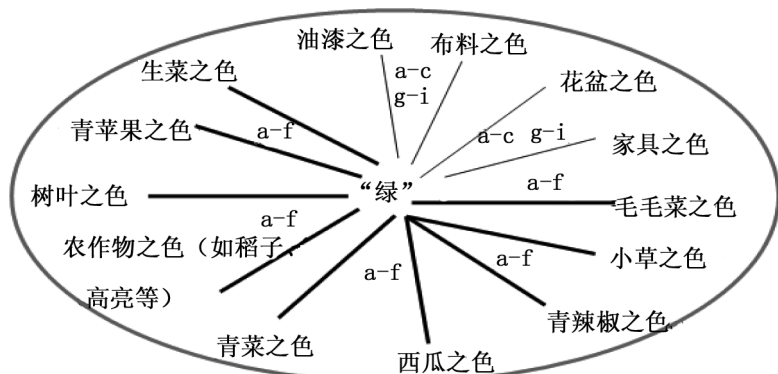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“绿”的范畴家族图

图1中,粗实线连接的是“绿”的典型样本(好样本),而细实线连接的为“绿”的边缘样本(差样本)。其中,典型样本拥有比较多的范畴属性,而边缘样本则仅拥有比较少的全范畴属性或相似属性,称为家族相似性属性。其范畴属性情况如下:

#### 全范畴属性选

- a. 青黄色
- b. 部分或整体
- c. 显著
- d. 安全色,与“红”色对比最强

#### 家族相似性属性选

- e. 生命
- f. 生命力最为旺盛时
- g. 本色,无加工
- h. 非本色,加工
- i. 稳定,永久

上述属性集合是对“绿”的原型义项——“青黄色”——的深层次分析。可以说,每条属性就是一个义素,这可以看成是“绿”的语义原型的属性集。它的边缘义项是以这些属性为原型通过某一种方式引申出来的。

### (二)“通行、快捷”义的认知解读

“‘绿’色通道”在现代汉语中被广泛使用,解释为“医疗、交通运输等部门设置的手续简便、安全快捷的通道;泛指简便、安全、快捷的途径或渠道。”<sup>[15](893)</sup>要说清楚这个义项的来历,还要从其原型义项说起。

由“绿的范畴家族图”可知,“青黄色”和“安全色、与‘红色’对比最强”为其全范畴属性,即为其外延成员所共有的一条原型范畴属性。“绿”作为“安全色”的来源还要从人类对“红”的认知谈起。“血”为“红”色,而“血”在中华文化中有多重意蕴,其中有一种含义是危险。因此,“‘红’灯”表示危险降临,禁止通行;“‘红’灯区”则表示不宜去的地方。而“绿”色为草木等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的颜色,代表着生命。同时,人类的认知体系里也被认为“绿”是与“红”对比最强的一种色彩。因此“绿”便作为了一种生命色、安全色和通行色。

“‘绿’灯”长期作为通行信号灯,其“通行”义是很具体的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,出现了各种需要特殊照顾的情况,为了予其方便,便让其先行“通行”,于是便出现了“‘绿’色通道”、“‘绿’卡”、“开‘绿’灯”等词汇,“快捷、方便、畅通无阻”等义项也就成为了“绿”的常用边缘义项。

因此,“绿”的“通行、便捷”的义项是凸显其“安全色,与‘红色’对比最强烈”的全范畴属性和相似性属性“生命,生命最旺盛时的颜色”而形成的结果,是对其特化的结果。

### (三)“生命、环保、健康”义的认知解读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,“符合环保要求、无公害、无污染的”是“绿”的主要引申义项之一。为了表述的简便,这儿表述为“环保、健康”。此义项在汉语中的使用很广泛,如“‘绿’色蔬菜”、“‘绿’

色食品”、“‘绿’色殡葬”、“‘绿色’GDP”、“‘绿’色科技”等。

“环保、健康”义的出现与社会发展有很大关系。二战以后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各国先后实现了工农业的现代化。在增大农作物产量、满足食品供应的同时，也使大量化肥和农药流入农田，环境和资源遭到了破坏，人体健康也受到威胁。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，源于美国的“有机农业”思潮影响了许多国家。1990 年 5 月，我国农业部正式规定了“绿色食品”的名称、标准及标志。

“‘绿’色食品”（green food）指无公害、无污染的安全营养型食品。<sup>[15](893)</sup>“无公害、无污染”就是要保持农作物本来的生长规律，不使用添加化肥、农药等促其成长的手段，在制作过程中也不使用添加剂等。总之，就是要保持其本色，顺其自然。而“绿”语义原型的属性集中，有两条，即：“青黄色；本色，无加工”。后来的词义发展中，以此为基础，在特定的环境下，引申出了“无公害、无污染、健康、营养”等义项。

不使用农药、化肥，便不破坏土壤，保持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，因此，“绿”后来又产生了“节能、环保、可持续”等义项，例如：“‘绿’色出行”、“‘绿’色奥运”、“‘绿’色管理”等。这样“绿”的语义便由简单走向了抽象。因此，“绿”的“环保、健康”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在新的环境条件下，由其“青黄色、本色、无加工”这两条基本义项特化而来的，是人类认知由简单走向深入的一个体现。

#### 四、“绿”语义的隐喻演变

大多数隐喻用法都源自把词汇范畴的边缘统一起来的家族相似性，而不是源自范畴的中心。这儿主要讨论“绿”的边缘义项中的隐喻演变用法，即“卑微、卑贱”义的认知解释。

##### （一）“卑微、卑贱”义的认知分析

谈到这个义项的来源，我们不得不从当时人们的认知模型说起。认知模型表现的是一定时期人们对某一领域所储存知识的总体情况。在一个认知模型中，任何一个认知范畴的成员都包含原型、好样本和差样本等，“颜色”范畴也不例外。

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盛行。当时人们认为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是构成宇宙万物的五种主要元素，它们充盈在天地之间，无所不在。它们相生相克，共同维系着自然的平衡。五行有着它们各自相应的质地、声音、形状、颜色等。因此，古人曾认为，五行所表征的颜色即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为正色（纯正的颜色），而其余的颜色如绀、红、缥、紫、绿等是由正色混合而成的颜色，属于间色。《广韵》中解释“绿”为“青黄色”，孔颖达注疏为“绿，苍黄之间色”。由此可知，“绿”是由青色和黄色调和而成的，属于间色。郑玄首次列举正色、间色各一种，如《诗经·邶风·绿衣》中所写：“绿，间色。”

在中国早期社会人们的认知模式中，正色是事物相生，即相互促进的结果，而间色是事物相克，即互相冲突、排斥的结果。“正色”代表着纯正，突出，高贵。而间色是杂色，不纯的颜色，也就代表着低微，次要，卑贱。因此，古代规定“正色做衣服，间色做下裳”。并且把正色和间色作为名贵贱、辨等级的标志，所以作为间色的“绿”就有了“卑微、卑贱”之义。

##### （二）“卑微、卑贱”义的隐喻演变

“绿”由原型义项“青黄色”发展为边缘义项“卑微、卑贱”，可以分析为人类认知的一种隐喻演变，是当时人们关于宇宙中物质的认知模型在“颜色”范畴认知域中的类比转移。这个类比转移的过程可以用符号描述为：

$$f_c: S \rightarrow T$$

S: CONTAIN（物质 | 五行，其他元素）

T: CONTAIN（颜色 | 正色，间色）

∴ (五行≈正色), (其他元素≈间色)

其中, S 表示源域, T 表示目标域,  $f_c$  表示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。在已知映射函数为  $f_c$ , 并且已知物质域中包含五行和其他元素, 而颜色域中则包含正色和间色的认知模型里, 使用者可以根据它们间的相似性进行隐喻性分析。物质域中的五行所具有的颜色对应于颜色域中的正色, 而把其他元素所具有的颜色对应于颜色域中的间色; 而映射函数“ $f_c$ ”则为“地位和作用类似”; 符号“∴”表示类似、相似。这种具体的映射过程可以图示为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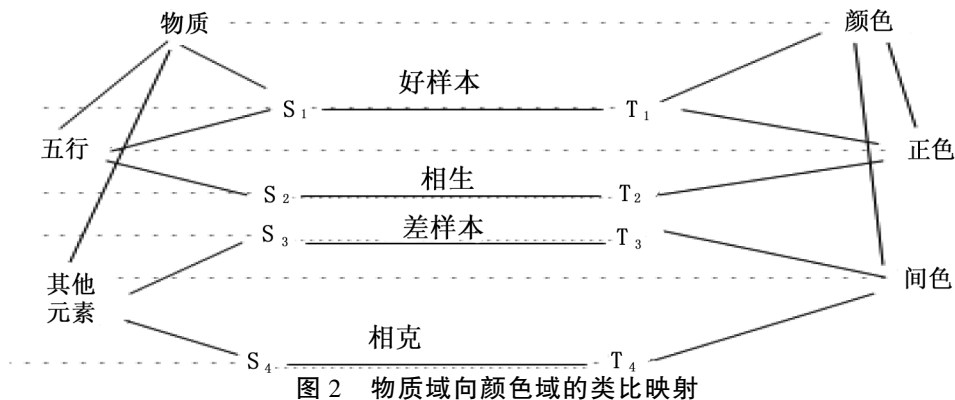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物质域向颜色域的类比映射

图2中,“物质”域中包含“五行”和“其他元素”,而“颜色”域中包含“正色”和“间色”。“五行”在“物质”域中具有“好样本”(即原型)和“相互促进”两个属性,而“正色”在“颜色”域中也具有对应的属性;“间色”则类似于“其他元素”,是其论域中的“差样本”(即边缘成员),并“相互冲突,排斥”。

这一认知过程可用扩展的谓词逻辑描述为:  $\exists T_1 \exists T_2 \exists T_3 \exists T_4 [ (ACTION(T_1, 好样本) \wedge AGENT(T_1, 颜色) \wedge PATIENT(T_1, 正色)) \wedge (ACTION(T_2, 相生) \wedge AGENT(T_2, 颜色) \wedge PATIENT(T_2, 正色)) \wedge (ACTION(T_3, 差样本) \wedge AGENT(T_3, 颜色) \wedge PATIENT(T_3, 间色)) \wedge (ACTION(T_4, 相克) \wedge AGENT(T_4, 颜色) \wedge PATIENT(T_4, 间色)) ]$ 。

### (三)“卑微、卑贱”义的体现

人类对“卑微、卑贱”义的认识主要体现在我国古代的服饰制度中。《诗经·邶风·绿衣》中写道:“绿兮衣兮,绿衣黄里。心之忧矣,曷维其已!”宋代的朱熹注解道:“间色贱而以为衣,正色贵而以为里,言皆失其所也!”他认为《诗经·邶风·绿衣》是春秋时期齐国公主庄姜所作,“庄公惑于嬖妾,夫人庄姜贤而失位,故作此诗,言绿衣黄里,以比贱妾尊显,正嫡幽微,使我忧之不能自己也”。庄公把贱妾比作绿衣,把正嫡比作黄里,“绿”的“卑微”之义显而易见。

到了隋唐,“绿”有幸成为了官吏的服饰颜色。《隋书·礼仪七》中明确规定:五品以上,通着紫袍;六品以下,兼用绯绿。胥吏以青,庶人以白,屠贾以皂,士卒以黄。即六品以下的官员要着“绿色”官服。唐代很多诗人在诗歌中反映了因穿着青衫绿衣而苦闷怨恨,例如,白居易在《琵琶行》中写道:“座中泣下谁最多,江州司马青衫湿。”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,是一个九品官吏,要着青衫。《忆微之》中的“分手各抛沧海畔,折腰俱老绿衫中”反映了白居易因着青衫绿袍而苦闷郁恨的惆怅。此外,“黄帽映青袍,非供折腰具”(杜甫),“自堪成白首,何事一青袍”(高适)等也都体现了对绿衣青衫的怨恨。元代时“绿”衣被降为了八品、九品官员之官服。

“卑微、卑贱”义在现代汉语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“‘绿’帽子”。“‘绿’帽子”来源于“‘绿’头巾”。在古代,“‘绿’头巾”是一种“贱”服,有“羞辱、侮辱”之义。唐代封演在《封氏见闻记》中讲到:李封为延陵令,吏人有罪不加杖罚,但令裹碧投巾以辱之……延陵县令李封对罪犯不实行杖刑,但命令他们头裹碧绿色的头巾以示羞辱。且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,决定裹绿头巾的时间。元

明时规定娼家男子带“‘绿’头巾”。《元典章》中规定：娼妓穿皂衫，戴角巾儿。娼妓的家人，特别是娼妓的丈夫，要裹着绿头巾出门。朱元璋也规定：“教坊司乐艺着卍字顶巾，系灯线褙膊，乐妓明角冠皂褙子，不许与民妻同。”即娼妓家的男子头上必须佩戴“‘绿’头巾”，腰上系红色褙膊，脚上穿带毛的猪皮鞋。现代汉语中，“‘绿’帽子”取代了“‘绿’头巾”，指“妻子有外遇的男子”，仍然保持了“卑微、卑贱”之义。

## 五、结 语

经过了长期的发展，“绿”的语义由最初的颜色义扩展到了“生命力、环保、畅通、卑微”等抽象义项。无论其边缘义项多么抽象，都源于其原型义项。要么是对原型义项中某条或某些属性范畴的特化，要么是对某些属性范畴的隐喻转移。原型义项中属性范畴的泛化也是词义引申和扩展的主要方式之一，不过在“绿”的语义扩展中没有涉及到。

总体来看，语义范畴结构跨了多个世纪却仍保持了极大的稳定性，主要原因在于范畴的中心区域，尤其是原型，在很大程度上未受到范畴特化以及隐喻演变的影响。因此，虽然词语的多义性是汉语词汇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，但整个词汇系统和词义系统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，归根结底还是原型范畴的稳固性在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当然，当一个范畴的核心属性被替换时，我们称之为原型转移（prototype shift），这通常是语言外部变化的结果。但“绿”的语义变化没有出现这种情况。

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 陈家旭，秦蕾．汉语基本颜色的范畴化及隐喻化认知 [J]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，2003（2）：75-77.
- [2] 李蓉．从认知角度看“绿色”和“green”的异同 [J]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，2007（10）：154-155.
- [3] 王春磊，杨蕾．“绿”的义位结构分析 [J]．淄博师专学报，2009（1）：49-51.
- [4] 黄林慧．汉英语中“绿”之隐喻对比研究 [J]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，2009（12）：75-76.
- [5] 丁道勇．作为一种教育隐喻的“绿色教育” [J]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，2011（5）：136-142.
- [6] 吴建设．汉语基本颜色词的进化阶段与颜色范畴 [J]．古汉语研究，2012（1）：12-14.
- [7] 桂永霞．语言的模糊性与全球“绿色文化” [J]．怀化学院学报，2013（1）：88-90.
- [8] [德] 弗里德里希·温革瑞尔，汉斯-尤格·施密特．认知语言学导论 [M]．彭利贞等译．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13：357.
- [9] Rosch, Eleanor and Caroline B. Mervis. Family resemblances: studies i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ategories [J]. *Cognitive Psychology* 7, 1975: 573-605.
- [10] Rosch, Eleanor.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perceptual and semantic categories, Timothy E. Moore, ed. [M]. *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*, New York: San Francisco; London: Academic Press, 1973: 111-144.
- [11] Rosch, Eleanor.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 [J]. *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: General* 104, 1975: 193-233.
- [12] Rosch, Eleanor.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Eleanor Rosch and Barbara B. Lloyd, eds [J]. *Cognitive and Categorization*, Hillsdale, NJ; NY: Lawrence Erlbaum, 1978: 27-48.
- [13] Brown, Cecil H. “A survey of category types in natural language” in Tsohatzidis (ed) [J]. *Meanings and Prototypes: Studies in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*, 1990: 17-47.
- [14] Berlin, B. & Kay, P. Basic Color Terms: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[M]. L. A.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69.
- [15]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．现代汉语词典 [M]．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2：849.
- [16] 张旺熹．色彩词语联想意义初论 [J]．语言教学与研究，1988（3）：112-122.
- [17]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．汉语大字典（8卷本）[M]．成都：四川辞书出版社，1986：4321.